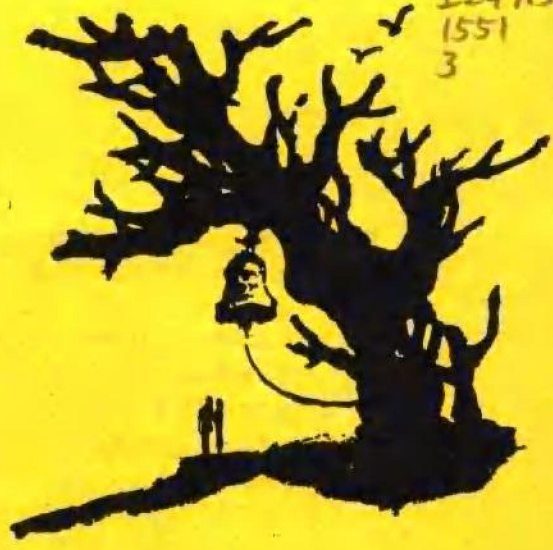


BK75 115

I247.5
1551
3



洗心河

魏邦家



268834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洗 心 河

魏 邦 家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3.5印张 2插页 267千字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220

书号 10331·138 定价 2.25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谢时光和叶影的爱情为主线，再现了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进犯胶东，还乡团大肆进行阶级报复的艰苦岁月的斗争生活。

谢时光和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叶影，在国民党大军压境，学校被迫停课，他们回到洗心河畔的家乡，参加土改复查和对敌斗争。在斗争中，他们产生了纯真的爱情，斗争也陶冶了他们的情操。最后，虽然谢时光惨遭敌人杀害，但叶影对他真挚的爱，却象洗心河的水一样清亮、深沉，而又不可遏止。

春天孩儿脸，一朝变三变。

昨天还溜溜着小南风，吹得人暖煦煦的。夜里骤然翻了天，倒北风，刮得窗纸呜呜响，气温刷地降到摄氏零度以下。傍晚天，锅铁色的老云涌满天际，跟着飘飘洒洒落起梨花般的雪片。

吃过朝饭，风愈刮愈泼，雪愈下愈大。漫天飞舞的燕儿雪，象大海上滚滚的怒涛，翻过巍峨绵延的大泽山、云山、两目山，扑向沽河以西辽阔的平原，向南，再向南，越过莱（阳）平（度）公路，打着旋儿，向胶济铁路翻滚！

远处，西面，南面，闷雷般的炮声连成片儿。这炮声，震撼着亿万人民的心弦，震动着春天复苏的大地；这炮声，告诉人们，独夫民贼蒋介石一手点燃的战火，正在山东解放区蔓延。

如火如荼的战争，召唤着千千万万砸碎枷锁的奴隶，他们奔赴前线，支援浴血奋战的人民子弟兵。

在莱平公路的西段，成千上万的担架队员，背着干粮，扛着扁担，抬着门板，推着担架车，象条巨大的游龙，在茫茫的风雪中，向西涌动。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长的大队，哪儿

一出现断头，跟着就有人举手高喊：

“后面的跑步赶上！快，快！”

话音刚落，后面的人马上放开脚步，甩着簇簇雪屑，跑步前进！眨眼工夫，断头便接合了。

中午时分，担架队刚刚过完，在同一条公路上，有一对八路军地方干部打扮的男女青年，穿着毛蓝土布裤，对襟包腿大棉袄，背着四四方方的行李卷，挎着鼓鼓囊囊的帆布包，顶风冒雪，肩擦肩，急匆匆向东奔走。这两个青年都十八岁，男的叫谢时光，女的叫叶影。谢时光戴一顶灰色军帽，中等偏上的个儿，长得结结实实，魁魁伟伟，浓眉下一双大眼，炯炯有神。叶影留着齐肩短发，个头儿只到时光的耳稍稍，白皙的脸，高高的鼻梁，水光照人的眸子，两腮上嵌着一对滴溜圆的酒窝窝，走起路来甩步腆胸，显露出青春的健美。他俩都是平州中学的学生。因为国民党大举进攻，学校暂时停课，学生被疏散回村参加斗争。

天气虽很尖冷，但因赶路心切，两人走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。叶影手里握块月白色的手帕，不停地揩着脸上、脖子上的汗水。谢时光则索性摘下帽子，解开棉衣纽扣。叶影见他头上直冒热气，象开了锅的蒸笼，便转身拦住他，说：

“呀！风雪这么大，你光着头，敞着怀，感冒了怎么办？”

时光不以为然地笑笑，说：“怕什么！”

“哼，就你能犟！等怕就晚了！”

叶影夺下时光的帽子，给他戴上，又扭动下他的身子，

背着风，给他系扣子。时光要自己来，刚抬手，见叶影白了一眼，又放下了。时光有点窘，站在那儿，咧着嘴，嘿嘿直笑。

紧一阵慢一阵的风雪，把天空搅得浑浑沌沌，看不见太阳，看不清远处的村庄。大约在下午三点钟左右，二人下了公路，顺条蜿蜒的村道，一步深一步浅地向东南方向插去。雪很大，看不清道眼儿，只能靠路边稀疏的小树和枯萎的荒草来辨认。

风渐渐煞了，零星的雪花，在懒懒散散地飘落。云彩裂开了缝，大片大片地慢慢向南移动。西半天燃烧着一道道殷红的晚霞。附近的村子里，驴在哇呱哇呱叫。做晚饭的时候了，村子上空升起柱柱乳白色的炊烟。

赶了一天路，叶影真觉得累了，一瘸一拐地落在时光后头。时光要替她背行李，她要强，不用；时光要扶她走，她怕路上行人看见，不好意思。时光是个急性子人，走慢了耐不住劲儿，只好走几步，站下停停，等叶影上来了，再向前走。二人来到一道光秃秃的岭下，崎岖的小路被风雪漫煞了，辨不清到了哪儿。又胡乱走了一段路，才看见岭顶上有间孤零零的小屋，时光指着说：

“记得吧，屋后身就是道，朝那小屋走。”

谢时光拽着叶影的手，吃力地向上爬，快到半坡了，叶影脚下一滑，打个旋子，摔倒了。时光一把没抓住，叶影惊叫一声，“突”地一下滑到底，滚成个雪人。时光急忙放下行李去拉她。叶影躺在那儿直“哎哟”。时光给她解下行李，拉

起她，一边给她扑打身上的雪，一边关切地问：

“磕哪儿了，啊？”

叶影吓得脸色干黄，两手揉着屁股说：“这儿呢！”

时光为难地搓着手，嘿嘿直笑。

叶影一挪步，又“哎哟”一声，说：“呀，腰也不敢动呢！”

时光赶忙转到叶影背后，轻轻给她捋腰。棉袄厚，捋不到痛处。叶影叫他使点劲，使劲也象隔靴搔痒。叶影把袄襟提提，露出半截子粉红色衬衣，时光一伸手，触着叶影的肋巴条。她嬉痒得两只胳膊紧紧夹住时光的手，弯着腰，哧哧笑。时光问：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哈哈……你向下挪挪手！哈哈……”

“你直直腰，松松胳膊。”

叶影直起身，时光给她揉搓一阵，又叫她把腰扭动几下试试，不痛了。

时光替她背着行李，搀她爬上岭顶，来到小屋前。叶影倚着墙坐在行李卷上。时光跑到南边高坡上，在一棵云形的马尾松下，跷起脚，向东南眺望。望了一阵子，回头喊：“哎，叶影，快到家了！你来看，俺村西庙那三棵大杨树，探出头来了！叶影——”

咦？叶影怎么坐在那儿，双手捧着一只脚，不吭声？时光跑回来，问：“脚怎么了？”

叶影抬起白胖胖的冒着热气的脚丫子，说：“你看！”

呀！脚掌上碾起三个指头顶大的血泡泡！时光问：“怎

么搞的？”

叶影努努嘴，说：“还不是叫你催的！人家脚越痛，你越不住嘴儿喊：快走，快走！”

“你净肚子痛埋怨灶王！不快走，咱宿半道上？”

“天气不好，宿半道上怕什么？不就多走半天嘛！”

时光逗她说：“好，好，依着你，不走了。来，我掇开小屋门，今晚咱就宿这儿……”

叶影捞起把雪，握成个球球，朝时光打去，说：“去你的！人家脚痛得象锥子攮的，你倒开起心来了！”

时光一闪身，躲过雪球，笑嘻嘻地来到叶影跟前，说：“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来，我给你治治。”

“你咋个治法？”

“用针扎开，穿根头发，就好了。”

“不痛？”叶影双手捂脚，有点害怕地问。

“稍痛一点点，和挑个刺差不多。”

一阵尖溜溜的北风刮来，在小屋前旋起人头高的雪雾，迷得人睁不开眼。叶影还在那儿犹豫，时光着急地说：“快点吧！等身上消了汗，好冷了！”

叶影扭身搬过挎包，找出个针，递给时光。时光从她头上扯下根头发，纫到针上，左手掐着血泡，右手捏着针，轻轻一使劲，把血泡穿透了。血水象条红线，顺着头发缓缓流出。

时光刺破一个，叶影的嘴角抽搐一下，眨眼的工夫，三个血泡全用头发串起来了。时光给她擦净血水，穿上袜子和

鞋，起身说：“好了，起来走走试试，看痛不痛了？”

叶影轻轻放下脚，扯着时光的手站起来，走几步，又用劲踏踏，真的不大痛了。她喜滋滋地说：

“你还真行来，这回可得好好谢谢你了！”

“谢谢我？咋个谢法？”

时光这一问，倒勾起叶影一桩很美很美的心事。这桩心事，是去年春上开始萌动的。那时，学校为了配合大参军运动，赶排了一台子文艺节目，除在学校南操场演出两场外，天天晚上都到临近村庄演出。其中有出小歌剧《送郎参军》，是学校尚老师编排的，主角新郎、新娘由谢时光、叶影扮演。当新郎在村民大会上第一个登台报名参军后，新娘子喜得心花怒放，一边在灯下飞针走线，给丈夫赶绣带红五星的瓷碗套，一边在欢快的音乐声中，柔情歌唱：

哥哥骑马戴红花，
带头参军把敌杀，
台上呼口号，
台下把哥夸。
大娘婶子谁不说俺找了个好对象，
秀梅俺心里乐呀么乐开了花！

……

打那以后，同学们都说他俩演得就象小两口，有的干脆叫他们是“小两口”。叶影听了，却在思想深处产生了共鸣。

时光的影子不时在她眼前浮动，有事没事愿向时光身边凑：班里排值日，她单轧时光的伴；领饭时，时光端盆，她便拐篓；天转暖了，课堂搬到村头大树下，时光坐在哪儿，她也挨着坐在哪儿；晚上上自习，她和时光轧对面桌，头顶头，脚碰脚，合用一盏小油灯；刻印的课文，哪个字不清楚，也愿照时光的对对改改……就这样，天长日久，冬去春来，爱情的种子便悄悄地埋进叶影的心田。突然，昨天学校在南操场召开全体师生紧急战备动员大会，号召学生回村参加斗争，叶影心里不安起来。她想，明天就要和时光分手了，不赶紧把心底的秘密向他露露，更待何时？夜长梦多啊！可是，时光是学生会的主席，这阵子开会、交代工作、和同学谈话、向校领导写决心书……忙得不可开交，连说句话的空儿也挤不上。眼下，时光问她咋个谢法，叶影心里一亮，闪出这事儿。她回到行李上坐下，理了两把飘在额前的头发，一只手伸进布袋，说：

“我送件东西给你吧！”

时光不知道叶影要给他点啥东西，刚要张口问，叶影从布兜里摸出个小团团镜，背转身交给时光，眼望着天边红霞，略带羞怯地说：“喜欢不喜欢？”

小镜，包含着什么意义呢？它明净，代表一颗纯洁的心，它圆圆，是美满爱情的象征，时光心领神会，欣喜地说：“喜欢！喜欢！”

“喜欢你就留着作个纪念吧。”停了一会，叶影又讷讷地说，“不过你得礼尚往来！”

时光思忖半天，从挎包里摸出个绿皮小本本，塞到叶影手里。叶影翻开看看，说：“不行，这样出师无名。呐，你得签上个字，留几句你想说的话儿。”

可也是！时光接过小本，皱皱脑门想想，摘下钢笔，垫着膝盖，深情地写道：

愿我们，象洗心河的鱼水永不分离，
让情意，似大泽山的松柏冬夏常青，
手挽手，奔向自由幸福的明天，
两颗心，永远在一起跳动！

叶影看了非常激动，象三伏天吃了口沙窝西瓜，又甜蜜，又解渴。

天煞黑了。旷野上，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，只有时光、叶影这两个黑影儿，在慢慢移动，踩得雪地吱咯吱咯响。走了一段路，叶影的脚又痛得钻心。时光说：“来，把行李给我！”

这回叶影没推辞，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任凭时光解下行李，擦到自己背上，然后挽着她的胳膊，慢慢向前走去。

掌灯以后，二人来到谢庄村西头三官庙门前。院内那三棵参天的白杨树，一有点风就呜呜响，怪瘆人的。叶影仰首望望，长长地吁了口气，坐在门口台阶上。时光也放下行李，直直腰，见叶影那困顿的样儿，说：

“天很晚了，你的脚又痛得厉害，到我家宿了吧，歇歇，

明天再走。”

叶影真想宿到时光家里，可冷静一想，又觉得不妥。一个大姑娘，夜里到男同学家住宿，叫外人知道了，还不被人说闲话？想到这儿，叶影起身说：

“我不在你家里宿，我急着回家。哎，你后天上午在家不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若在家，我来看看大娘。”

“好。”

时光背起叶影的行李，说：“走，我去送送你。”

时光家是谢庄村，在北面。叶影家在河南村，在南面。两个村相距不到三里地，中间淌着条洗心河。这条洗心河是沽河的一个支流。河不大，可挺奇特，一年到头流着红殷殷的水。看上去水是红的，可用手捧起来，色又变了，清凌凌的。浅地方，水是红色，深地方，水又是麦绿麦绿的。现在刚开春，水不大，有十几步宽的面子水。河上没有石桥，河口西边不远处，有个独木桥，中间还断了一截子。时光走上去，蹲下瞅瞅，一个蹿跳步过去了，小木桥吱吱嘎嘎晃荡了两下。叶影上桥，两腿直打颤，不敢过。时光探出身子说：

“来，伸过手，我扯你。”

叶影探探身子，刚够着时光的指头梢梢，歪棱了两下，差点掉到河里。她缩回手，说：“俺不敢过！”

时光又“噔”地跳过来，挽了挽裤腿子。叶影问：“你做

什么？”

“我脱鞋，背过你去。”

叶影急哇哇地说：“俺不用，俺不用！”

时光直起腰：“不用你怎么过？”

“还是你扯着我的手过吧。”

时光扯着叶影的手过了河。不多时，进了河南村，来到一个黑漆大门前，这是叶影的家。家里人还没睡，隐约能听到北屋在唱洋戏，是马连良的《空城计》，还有人小声说话。叶影、时光步上台阶，趴到门缝听听，辨不出声来。叶影不叫门，不进家，时光也不说向后走。二人站在门口的黑影里，面面相觑，谁也不说一句话。两颗心都在激烈地跳动，谁都有话要说，但谁都怯生生的，没勇气开口。万事开头难呀，这话一点儿不假。这对青年人，从在高小上学，就是同班，前年又一起考上平州中学，上学同往，放学同归，整整四个年头了，见面分手不知有多少回，心里头从没有象今晚上这样忐忑不安。尽管夜深了，天气又很冷，身上冻得打哆嗦，可是心里却比火炭还热！

二

阳光撒满了半个天井，谢时光还没起来吃早饭。母亲谢大娘掀开门帘进去看了两次，见他睡得又香又甜，没忍心叫醒他。唉，小小年纪，背那么多东西，道又不好，一天赶八九十里地，还能不累！睡吧，舒舒服服地睡吧，多睡点解解乏。

谢大娘向锅底添两把火，温温饭，拿起猪食瓢喂猪去了。谢时光下了炕，匆匆忙忙洗两把脸，转身朝天井喊：

“娘，快拾掇饭吃，我还有事！”

谢大娘来到正间门口，时光又说：“都半头晌了，你怎么也不叫我声？”

“俺寻思叫你多睡点呢！”

“再睡就耽误事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找村指导员。”

谢大娘没有再问，把饭拾掇到炕上。时光没上炕，站在地下，一口猪肝色饼子，一口青生生的萝卜头，狼吞虎咽地吃着。谢大娘坐在炕头上，抄着手，盘缠着腿，瞅着时光嚼饭的嘴，说：

“急什么，慢慢吃，省得咽到肚子里戳戳噉噉的。”

说话间，时光打了个噎，抻抻着脖子，憋得直眨眼。谢大娘端起碗稀饭，说：

“呐，快喝口黏粥溜溜！叫你慢点吃，你不听！”

谢大娘真疼爱时光啊！时光回来了，她喜出望外。这些日子，外头兵荒马乱，当娘的，白天黑夜吊吊着个心放不下。昨天时光突然回来，谢大娘真是高兴！可高兴之余，还有点不明白，他为什么回来的？再走不走了？为什么一下炕就急着打听村指导员？谢大娘又有点不安。

“时光，你把铺盖都背回来了，再不去上学了？”

“去。”

谢大娘一愣：“去？铺盖都拿来家了，怎么还得去？”

时光把回来的原因说了，谢大娘阴沉着脸子说：“学校叫去咱也不去了！书念这些尽够使的了。这年头，念书不如下庄稼地稳妥。”见时光只顾埋头向嘴里扒饭，没当话理睬，又说，“娘的话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时光不爱听，还是没吱声。

这几年，为上学的事，娘俩总是说不到一块儿。时光要去，娘就反对；时光摆念书的好处，娘就说：“千行业，万买卖，跟不上赶着老驴贩土块。”不过，谢大娘哪一回也说不过时光，末了，还得依从他。

谢大娘为什么反对时光上学？这不仅因为她就时光这一个儿子，离开娘的眼，娘不放心；更重要的是，在谢大娘看来，念书这条道，比在空中走钢丝还危险！就在这条道上，

老婆子赔上三条人命啊！

那是一九四〇年初，按农历算是腊月二十三，过小年的日子。吃过午饭，谢大娘在家忙着合面，切肉，剁菜，准备包“辞灶”的饺子。这时，东庄信局子送来封信。临年靠节了，丈夫该回来不回来，谢大娘一直惦记着，盼望着。突然收到丈夫的信，谢大娘皱皱脑门想：怎么，不打谱回家过年了？忙提起腰布擦擦手，拿着信，递给公爹看。不料写信人不是丈夫，而是西北联大的地下党组织。信里说丈夫为支持学生反投降、反饥饿，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，夜间外出开会，被特务暗杀了！噩耗传来，象晴天霹雳，把全家人——公爹、婆母、谢大娘、谢时光给炸懵了！谢大娘“呼通”一声，张倒在地，昏厥过去。时光趴在娘身上，喊亲娘，呼亲爹。婆母除夕夜里哭断了气，直挺挺地躺在炕上。公爹气疯了，光着膀子，握着把菜刀，窜出家门，要去跟国民党拼老命。这事叫本村地主伪保长谢启东知道了，去河南村报告了伪乡长叶圣臣，乡里派来几个乡丁，拳打脚踢，把公爹五花大绑，投进监狱。老人怒火攻心，大口吐血。没出正月十五就惨死在狱中……

在谢大娘看来，这场大祸的“根”，就在丈夫念书上。她后悔死了！当初找婆家，不该羡慕“书香门第”，更不该支持丈夫去北京上大学、去西北联大教书。要是在家里，赶着老驴翻土块，哪有这场塌天大祸啊！……不行，这回管说什么也不能再叫时光念书了！她拎起袄襟，沾沾湿润的眼角，说：